

女儿寨

任斌武 著

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女儿寨

任斌武 著

新登字（京）118号

书 名：女 儿 寨

著 者：任 斌 武

出版者：解放军文艺出版社（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 3 号）
（邮政编码100034 • 电报挂号6550）

排印者：解放军一二〇二工厂

装订者：北京密云水库装订厂

发行者：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新华书店

开 本：[REDACTED]

印 次：[REDACTED]

字 数：[REDACTED]

版 次：[REDACTED]

印 次：[REDACTED]

印 数：0 [REDACTED]

书 号：IS [REDACTED]

定 价：4. [REDACTED]

（如 [REDACTED]

责任编辑：竹 船
装帧设计：李 千
责任校对：吴 汇

目 次

女儿寨	(1)
下一个节目：独角戏	(18)
断裂的生命	(32)
一只钟情的小燕	(61)
开顶风船的角色	(84)
小交通	(99)
桥	(112)
迎春曲	(127)
路标	(144)
高高的山峰	(159)
哨灯的故事	(174)
种籽	(188)
黑浪山的主人	(197)
红山人	(214)
风云港	(227)

女 儿 寨

心理学家们说，人都有个“首次强烈印象”，它会加深你的记忆，成为最美好的怀念，以至使你终生不忘。我也有过吗？要有，那是在一个去之遥远的年月，在一个连名字也没来得及问一问的遥远山村……

那是个落叶萧萧的深秋。我这个才满十六岁的兵伢子，接受了个特殊的使命，要牵上一头毛驴，赶到牙山里头，像接新媳妇回娘家那样，去接在《白毛女》里演张二婶的素玉大姐和汪桂芸她们回队。

那正是蒋介石对我山东解放区重点进攻达到疯狂顶点的时候。部队天天行军打仗，打仗行军；大踏步前进，大踏步后退。为便于在运动中歼敌，要求精简轻装，携带不便的物资要坚壁，行动不便的人员要疏散。我们这支随军作战的战地宣传队，几乎把所有的家当都分散坚壁了；几个身体差一点的女同志，也都换上便衣，疏散在偏僻的山区，给老乡当闺女，做“媳妇”。原说敌人是不会到达那个山区的，不料敌情突变，有情报说，敌人一支便衣武装和还乡团突然插进山去，近日还将合击牙山。因此，我出发之前，队长交待再三，路上要多长心眼，提高警惕；还交待了许多随机应变的对策。

去接素玉大姐，我打心里高兴。素玉，在我们宣传队里年龄稍大两岁；在戏里演张二婶，人也像张二婶一样温存、厚道，心眼儿也细，很能关心体贴同志，就像个大姐姐。去

接她，冒再大的风险，我也心甘情愿。心里高兴，脚下就有劲。七八十里的山路，半夜里起程，天没过晌，就进了牙山，摸到了我要找的地方，找到了我要接的人。在那样的年月，那样的时刻，见到来接她们的同志，她俩那种难于抑制的激动劲儿自不必说。性急心切的汪桂芸，恨不得立刻肋生双翅飞出山去；几口饭吞下去，就提起小包裹，急火火催着上路。沉静老练的素玉大姐，打量打量她，又打量打量我，笑道：

“咱们就这样走吗？”

“呃，不这样走，还得来顶大花轿抬着你走呀？”心急口快的汪桂芸，还没弄懂人家的意思就嬉闹着说。

“我们这样的三个人，上路怎么个走法呢？”

“怎么走法？一步一步走呗！你要走不动，就让毛驴驮着你嘛！我脚板子大，保证不掉队！”

素玉见汪桂芸还没有明白过来，就直说了：“眼前可不同平时，敌我混杂，情况复杂，敌人的便衣和还乡团满地地窜，路上有人盘问，该怎么说？”

“哎呀，我的大姐！你可不要忘了我是当地人哟！话怎么说还不行？”

“就因为你是当地人，事儿才麻烦哩！”

“哎呀，别那么神经过敏！”

汪桂芸还是那样大大咧咧的，我倒是被提醒了。是呀，我这样一个毛头小子，同两个二十几岁的大闺女一起上路，虽说都换上了便衣，可现在这种形势，什么情况遇不上？人家一盘问，话怎么说也说不圆啊。一露出破绽，可就不得了。特别是汪桂芸，曾经是这一带土改反霸斗争的一名积极分子，

若是遇上敌人，碰到地主还乡团，那还走得脱！素玉到底是素玉，事想得多细呀！

汪桂芸那张快嘴巴终于被堵住了。

末了，汪桂芸自己出了个主意，穿上她哥哥的一件蓝布大褂，乔装成个小伙子，还相应地编出了一套言词。她那长相原本就像个假小子，头发留得也短，素玉大姐又拿起剪刀给她铰了一圈儿，一顶草帽往头上一扣，再配上她那两只穿二号鞋子还嫌小的大脚板，看上去简直比小伙子还像小伙子，连走路的步态、身姿都不含糊。这，我们才踏上了归程。

我们一行三人，上路不大工夫，落日方向就传来了炮声。一时还闹不清是进犯的敌人在向东推进，还是我军在围歼敌人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们所奔的方向正是炮声起处，情况自然变得严重起来。经过精心研究，采纳了我的建议：三个人分作两个“梯队”行进。我牵着毛驴头前探路，她们俩拉开一段距离跟进，若是有人盘问，或万一遇上敌人，我一人当先接触，待判明情况之后，她们是继续跟进，还是躲开隐蔽，再作定夺。

那时大秋庄稼早已成熟，满山满坡都是金黄黄的谷子，红火火的高粱，似满天云霞，一片锦绣。但没有人收割（人们是等着粉碎敌人的进犯之后再开镰，省得一道坚壁的麻烦）。我们就借助这一道道大自然的屏障，踏着一条蜿蜒在高粱谷子间的山路，一路走来还算顺利。碰上过几次盘查，和几个不明身份的路人的刁难，我们都对付过去了。我不由暗自庆幸，脚步迈得更轻快了。

天空，不知什么时候已布满了阴云，云层黑沉沉的压得很低，像是要下雨的样子。前面看到一个掩映在柿子林里的

山村，我正口渴得厉害，瞧瞧没什么异常，便吆着毛驴急赶了两步，来到了村口；正大模大样往村里走哩，忽然路旁有人喊了我一声：

“你那牵毛驴的，从哪里来呀？”

我扭过头，见一个年轻轻的小媳妇，坐在两棵大柿子树遮蔽的草垛根下，眼前放个针线筐箩，正做着针线活儿；一双挺俊俏的眼睛扑闪扑闪直打量我。这样一个人，没什么难对付的，我先叫她一声“大嫂”就照准备现成的话回了一句：

“从山里来。”

听到“大嫂”这称呼，她脸上浮起纤丽的红润，“往哪里去呀？”

“往西去，出山。”

她两眼扑闪着，细细审视着我，“出山干什么？”

“走亲戚呗。”

“这个时候还走亲戚？有路条吗？”

幸亏我们准备了一张，忙掏出来递给了她。

她接过去，展开，瞅着那颗火红方印睃了几眼，复又抬起眼睛审视着我；眼神里又添了几分戒意和冷峻。我暗自纳闷：是这路条有什么疑点；还是她在打什么主意？难道……。我心里急躁得不行，她倒是一点也不急，扑闪着眼睛观察了观察我的神色，又瞟了瞟我背后的毛驴，慢声慢语地说：

“莫急，我还有话问你——就你一个人吗？”

“怎么，走亲戚一个人还不行？”

“那你牵头毛驴做什么？”

唏，可真是哩，照胶东地区的常情，若是毛驴上驮个什么人，那倒是合情人理；我一个人走亲戚，还牵头毛驴，在

细心人面前是说不过去的。我脑瓜里一转，编了个话：

“亲戚家没吃的了，给送了点粮食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那小媳妇嘴角上现出一丝叫人捉摸不透的笑痕，“这种时候，你还往山里送粮食？”

好厉害的眼睛！我好不容易编造出个由头，让她一眼就看破了。是吆，现在敌人已经开始合击这片山区，群众都随时准备转移，怎么还往山里送粮呢？没等我回过话头，她又睃了我两眼，脸上依旧挂着一丝叫人捉摸不透的微笑，说：

“这个时候，你还牵头大肥毛驴往西去，是想去慰劳谁，还是去给谁送情报？”

哎呀，她怎么说出这个话？我潜心揣摩着这话里的意味。

编出来的话，总是漏洞百出，几句话没说清楚，人家连我这个人的根底和出山的因由都发生怀疑了。

其时，落日方向的炮声越响越稠了，急得我的心突突地跳。这小媳妇机警地仄起耳朵听了听，同时投过目光，朝西边那座山头上张望了张望。不知咋的，这回更妙了，她把我那张路条叠了叠，掖到针线筐箩的底层去了；随后又低下头去只管做她的针线活儿。看那神气，好像不需要我再做什么解释了；或者说这根本就无法解释，说她也不信，再解释她也不会放我走。我耐不住了：

“大嫂，我是什么人，路条上不是写着吗？你倒仔细看看嘛！”

她没搭理我，也没去看那路条，管自低头做针线活儿。间或，倾耳听听那越响越稠的炮声，抬头朝西边那座山头上眺望两眼，话都不给我回一句了。仿佛她早就忘记了我这个急于赶路的人的存在。真叫人恼火！

偏在这当口，老天也来凑热闹，唰唰啦啦下起雨来了。雨，虽然不算大，可久站在雨地里人还受得了吗？她还是不理不睬，自个坐在那大草垛伸出的长檐底下，上边又罩着两棵枝叶荫荫、果实累累的大柿子树，一个雨星儿也淋不着，不慢不紧只顾低头做她的活儿。我提出郑重要求，让我到村里避避雨，或是到树底下站一站，她回答得明白干脆：“话说不对头，就给我老老实实在那里站着！就是天上下小刀子大炸弹，也不准动！”话说得郑重威严，好像她宣布的是法律。还有什么法子呢，我只好啼笑皆非地在雨里站着，淋着。任我怎样地辩白，发作，她概不予置理。就在这时候，一件挺微妙的事发生了。我一低头，忽然看到，我脚下的不远处，有两个半青半黄的柿子落在地上。我正渴得难耐，肚子也饿了。我想，反正是落在地上的，没人要，这违犯不了纪律，就俯身拾起一个，拿手擦了擦，不管它三七二十一，猛啃了一口。啊哟，我的天！涩得我满嘴里发麻，舌头都板结了。我忍不住呲牙咧嘴地“呸呸”往外吐，弄得眼泪都流出来了。那小媳妇一见我这副苦相，格格地笑开了；笑得眼里都迸出了泪花花。一边笑着，揶揄道：

“哎哟，连个青柿子都不认，还说到山里走亲戚哩！……”

说着，又管自笑去了。羞得我脸膛子热烘烘地发烫。不过，我发现她笑得倒还真诚，不像是奚落我。笑了一阵，她手往侧旁一指：

“喏，要吃，那树上有！那是烘柿，甜得像蜜，摘下来就能吃。你那亲戚家兴许还没给你吃过哩！……”

我仰脸一望，可不，那几棵树上柿子红得像半天朝霞，一个个晶莹透亮，蜜汁欲滴。没等我回过味儿来，“啪！”一根

摘柿子的长竿扔到我眼前来了。我愣住了，直呆呆地望着她站着没动。因为，我一时还无法弄清她的意思。但是，从她的话语和笑声里，我也没听出有什么恶意，甚至已经窥察到她心地的纯净和善良。她使我忽然想起，在“拉锯”地区就有这样的人，善于用极细微的方法来盘查你，逗着心眼儿激你发作，由你表演，她就能把你的身份和来头弄个清楚明白。她兴许是这样一个人？

雨点子落得更稠了。我身上的衣服全淋湿了，毛驴被淋得吐噜吐噜直打响鼻。隐蔽在后边的汪桂芸早按不住那急性子了。跨着男子一样的大步赶上前来，冲着人家发开了脾气。也不看个火候，又把她编的那套“去县城上中学”的言词搬了出来。不说倒还好，经她一说，刚刚出现的一丝希望之光又熄灭了。那小媳妇朝她酸了两眼，冷下脸说：

“俺只听说前清时候，有骑着大马，坐着官轿上学的，可没听说有牵着毛驴上学的。去城里上学，你还穿套男人衣裳做啥？”

说这话的时候，她嘴角边又浮起那样一丝笑痕，那神色在说：哼，连个谎话也不会编，还想骗我哩！破绽本来就不少，这一来更无法解释了。

雨还在刷刷地下着。倒好，刚才我一个人挨淋，现在有个做伴的了。我俩，像在严师面前受罚的小学生，老老实实站在那里任雨淋着。这小媳妇的心肠也真硬，还是只顾低头做她的针线活儿，任你怎么说，她看都不看你一眼了。间或，只倾耳听听落日方向的炮声，扭头看看村西的那座山头。看来这是个颇有些斗争见识的人物，我们编的这套欺人之说，要骗过她不那么容易。此时，素玉大姐准是已经判明了她的

身份和用意，便稳稳重重走上来，陪着笑把实情对她说了。

实话终究是实话。这位小媳妇听过，大概觉着与她这一番盘查的结果没有什么两样，又拿那双秀丽的眼睛揉了揉我俩，神色里虽然还带有责备意味，但这却是另一种责备——和解的责备，关切与痛爱的责备。她仿佛什么都安排下了，急忙扔下针线活儿，倏然站起身，就要引我们进村。恰在这时，山那边突然响起急骤的枪声。她又迅疾朝村西的山头扫了一眼。霎时间，这位沉稳娴静的小媳妇，变成一名果断麻利的战士，一把从针线筐箩里抓出那张路条，塞给素玉大姐，像指挥员下达命令那样果断：

“有情报，你们快走！不要往西去，从这往南走。快，同志！”

她终于喊出了“同志”二字。有了“同志”二字就什么也不用说了，什么都有了。她拔起脚，飞一般地向村后一座高山奔去。一边跑着，又回过头叮嘱我们：“同志，莫慌，来得及。从村前那片杨树林里插过去，蹚过一条河，一直往南就绕出去了！记住，有人盘查，不要再拿那路条啦！”

她跑出好远了，我才注意到，原来西山头上的“警报树”倒下了。驰目朝后山一望，那小媳妇的身影像一支离弦的彩箭，直往山顶射去；一眨眼就奔上了峰巅，把那里的“警报树”也放倒了。俄顷，村子里钟声响了。

“铛！铛！铛！”

“铛！铛！铛！”

钟声接着钟声，由近到远，一溜几个山村都应声响了起来。钟声向人们报告：敌人来了！这像一道号令，钟声还在播荡着，就见村里群众扶老携幼往山里疏散，民兵和武工队

整装列队往山上转移。哦，我恍然明白了，原来这小媳妇是位身负特殊使命的青妇队员。

照着小媳妇指的方向，我们穿过村前的杨树林，又蹚过一条白沙河，果然就踏上了一条出山的路。这时我才意识到，真该感谢她呵！要不是她拦住路，我们闷头往西去，岂不正钻到敌人堆里了。难怪人家怀疑呢！好个精细的小媳妇，原来她施的两全之策：巧施心计，盘明了我们的身份；又暗中作美，保护了同志。可那路条有什么问题呢？上头盖着大印，难道这还会有假？她为啥叮嘱我们不要再拿那路条了呢？初想，我还是挺纳闷儿；但是往细处再想，我恍然醒悟了，在眼前这种敌我混杂的情况下，我就这么把盖有领导机关大印的路条亮出来，岂不泄密？岂不冒失？我这行动的本身，不就是个无法解释的疑点？多么精细的人呵，多么厉害的眼睛！我真后悔，我怎么那样对待人家？怎么连句好听的话都没说，连个“同志”都没叫一声呢？

雨，已经停了。夜暗早已笼罩了山野。而山里的路，都是绕山转的，天一黑，连东西南北都分不清，我一边想着，只顾顺着山路往前走。谁想到，转着转着，前面竟然又出现了一条白沙河。糟糕，这是走到哪里了？我正在河边躊躇着，汪桂芸就在后头呼喊开了：

“哎呀，小卢子，你这路是怎么带的？”

我茫然四顾。未待我辨清方向，汪桂芸就急火火赶上来来了：“老兄，你怎么也不抬头看看，这不又走到那条白沙河边来了！”

听她这一说，我也觉着有点像刚才走过的那条白沙河，那不，对面就是一片杨树林子。唉，这是怎么闹的？莫非又

转回来了？老成沉着的素玉大姐，四下里看看，也拿不准了，疑疑惑惑说：“这好像还是那样一条河，不过山里的河都是绕着山转的，也说不定是那条河拐来拐去又转到这里了。”

我觉着这话有理，想找点什么辨辨方向。然而，仰首望天，天上不见一颗星星；放眼四顾，四野里只有黑魑魑的山影；耳畔只有一片唧唧、嚅嚅的秋虫鸣噪声。什么也捕捉不到，可真急人呵！

因为谁心里也没数，争了半天谁也没说服了谁；汪桂芸断定，我们是又转回来了。最后，还是遵从了她这个当地人的意见，折回来走回头路。

谁想到，事情就糟在这段回头路上。一回头走，心里就更没底儿了。顺着山路一忽儿绕上去，一忽儿又转下来；一忽儿觉着是在往南走，一忽儿又觉着是往北去。转悠了半夜，也没转出山去。转着转着，竟又出现了意外：那条白沙河又横在前面了。汪桂芸一瞧，又那样急急火火扯开嗓门吼喊起来。

我细眼再看，果然，对岸也是一片黑森森的杨树林。

“瞧，林子那边是什么？还不是那个村庄！”

汪桂芸又是一声喊。这可就招来了大祸。素玉大姐刚作了个“莫出声”的手势，河那边杨树林子里就爆发出一声喝问：

“干什么的？站住！”跟着就是一阵咔咔啦啦拉枪机的声音。

“危险！可能是敌人。”我一念及此，忙对她俩说，“快，隐蔽！我来……”

话犹未了，从对岸杨树林子里闪出几条人影，径直往这

边扑来。幸好我们早有定约，她俩已退回一段路，隐蔽在庄稼地里了。夜暗里依稀可见，扑过来的是一群穿便衣的家伙；看那副凶相就知道是什么人了。为首的一个拿手枪指住了我：

“干什么的？”

我用准备下的话作了回答。

“从哪里来？”

我又用准备下的话回答了他。

“这时候还在山里转什么？”

我告诉他是天黑迷了路。

“他妈的，怎么就你一个人了？”另一个家伙一旁喝问。

“本来就我一个嘛！”我心里突突直跳。

“刚才说话的那个呢？”枪口抵上我的脑门。

我吃了一惊，心下暗自揣测：敌人是只听到汪桂芸的喊声，还是掌握了别的什么？这帮子是敌人的先头便衣队呢，还是还乡团？若是后一种情况，汪桂芸一露面可就糟透了。因此，我就说是一个，死不改口。敌人哪听得进，立逼着我把那女的交出来。我又回了一句“就我一个，没有……”话没说完，不知多少枪口、拳头就往我身上乱捣起来。我佯装委屈，呜呜地使劲儿哭；边哭边大声地喊：“一个，就是一个！打死我也是个！”我这样喊，是要让隐蔽在后边的两个女同胞放心：我决不会说二话的。

哪想到，就在我哭得揪心的当口，我担心的事情发生了：素玉大姐镇镇静静打夜暗里走出来，站在敌人面前了。她对敌人喊了一声，说：

“他是个孩子，不要逼他了！有话对我说吧。”

敌人住了手，惊愕地盯着这位突然出现在面前的，一身地道的村妇打扮的人物。愣了好一会，才开始咋咋唬唬盘查。素玉不惊不怯，不慌不忙，敌人问她是什么人，她同我是一样的言词；敌人问她刚才到哪里去了，她说路走错了，到前面寻路去了。任敌人怎样拷问，她的回答不露一丝破绽。终于，堵得敌人嘴里干吭唧没词句了。

我心情稍稍松缓了些，以为这回兴许就没什么事了，哪知道，沉默了一小会，敌人又来了个突然袭击：

“还有一个呢？”

“还有一个？”我的心又紧跳起来，“他们怎么知道还有一个呢？难道敌人真的什么都知道了？难道真的出了什么意外……”我怕让敌人看出我内心的慌乱，就急忙先回了一句：

“刚才同我讲话的就是这个，我的嫂嫂……”

“不对，别给我耍滑头，还有一个！”

“就是两个人走路，哪来的那一个？”素玉还是那样镇静如常地插上话来。

“不是两个，是三个！不说老实话，就把你们两个崩啦！”一个敌人吼喊着，好几支手枪抵到我和素玉的胸口上。

“你们说的那一个是谁？知道，你们说出来就是了。”素玉转守为攻，在摸敌人的底牌了。

“用不着！我看得清清楚楚，就是三个！”

唔，我这才晓得，敌人是早发现了我们。素玉大姐自然也明白了这一点，她坦坦然然地说：

“那是你们看花眼了。”

看情形，汪桂芸不出来，敌人是不会罢手的；但是，已经到了这步田地，汪桂芸再走出来，不管这伙敌人是不是还